“去蔽”与“显现”：别一种历史叙事

——特·官布扎布《大草地》文本解读

◎包斯钦

长篇小说《大草地》书写的是清末民初的一段草原故事，小说对蒙古族历史近代化进程的叙事别有一番深意。

厄亦目家族在北方大草原的原驻牧地连年干旱，河湖干涸，赤地千里，陶古坦王爷带领属民寻找“天神应许的新牧场”，来到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命之曰“库日也”草原。祖祖辈辈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人，因逃避自然灾害、战乱祸端，抑或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逐水草而居，远距离迁徙，本是他们历史和生活的常态。但陶古坦王爷及其属民的这次迁徙不同于以往。他们离朝廷和内地更近了，又恰逢不同文明空前激荡的大变局。

一

哥萨克银行家叶尔克夫带着资金和团队来了，声称要帮助草原人“文明起来”，他要做“斯拉夫版哥伦布”；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皮萨罗来了，教廷的传教士约翰和马克也来了，他们要传播耶稣的“福音”，后者提出“借一块宝地，建一座教堂”；下嫁草原的王姓“公主”带着保健医生兼私人教师东洋人伊其奴来了，据说他是攻修医学、社会人类学和地质学的通才，对草原有着浓厚兴趣。“一时间，想要瓜分土地的，想要占有心灵的，想要掌控生活的，想要冒险创奇的，心怀种种目的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从海路、陆路，来到了东方大地。”受草原生灵和牧民救助而得以活命的传教士胡安·皮萨罗说了大实话：传教是一场“精神的占领”。而比精神占领更直接的目的，当然是经济掠夺和土地觊觎。手头没钱的牧民，纷纷向叶尔克夫的叶库大银行借贷，只需用牲畜做抵押，但抵押的牲畜必须“永远要活着”。他到草原开办银行，“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在悄悄进行一个战略尝试”，他要把陶古坦“像套进车辕里的老马，想怎样驾驭就怎样驾驭”“要在让他高兴的过程中将他征服”。东洋人伊其奴给牧民看病不收钱，只与患者签署“报恩承诺书”，他要他们邀请其“家族亲人”和同胞到草原来生活、定居。他在草原“考察发现”或亲手凿刻了许多“岩画”，最多的是“太阳的图案”，以此证明这里曾经是“大和人的故乡”，并暗自窃喜找到了彻底避免“被滔天巨浪卷入海底”的“和平搬迁”方式。

正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草地》腰封推介语所言，“草原的命运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小说用一段话把东方古国及其库日也草原面临的时代背景概括起来：“一股狂潮的浪头已经涌到了古国大地，涌到了他（指陶古坦王爷——引者注）的库日也草原。这股狂潮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荷兰人、法兰西人和伊凡四世时代的俄罗斯人及日本人参与进来瓜分世界的狂潮。”这是蒙古族生死攸关，行将告别传统古典型社会，步入现代型社会前的至暗时刻，是在外部冲击、内部危机交织之下向死而生、凤凰涅槃的艰难过程。

二

《大草地》的叙事架构是一个“去蔽”和“显现”的过程——整部小说围绕民族“命运”、社会“转型”而展开，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蒙古草原的社会存在置于全人类命运坐标系当中，使之从芜杂、遮蔽状态中显露出来，使之更集中、更典型地具象化、清晰化。借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观点，则不应把《大草地》视作主题欣赏的审美对象或历史现实的机械描摹，也不应视之为艺术家主观表达的结果。因为，比起作品传递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小说开启了一个使事物得以显现的场域，就像海德格尔分析梵高的农鞋画，绘画中的那双鞋已经脱离了“功能性”，而显现出来的则是与之相关的整个世界。换言之，《大草地》并非呈现一个对象，而是开启一个“世界”。让我们来继续解析叙事文本：

除了外部的觊觎和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库日也草原的人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他们自己不生产粮食，储备的粮食早已见底，人们从早到晚只吃动物肉，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全民正在遭受便秘的折磨。正如后来半梦谷的那位神秘人物和胡安·皮萨罗所言：问题在于他们“对土地缺乏人类应有的理解”“对自己生存模式的单一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是“生存模式的缺陷！”危机已然无法靠自己化解，陶古坦王爷不得不派阿当喇嘛进京向朝廷求援。随后他带来了大量赈济物资和银圆、铜钱，还带来了库日也王爷旗“直隶朝廷”的敕令。紧接着，“老佛爷”将身边的宫女赐给王爷作小夫人，陶古坦意外成了“皇家驸马”。下嫁草原的王姓格格带着兴建新王府和王府小镇的工程队来了。工程队运建材、修道路，进一步拉近了库日也草原和山南农地的距离。新兴的王府小镇如同京城的某一街区，“房屋全部为砖瓦结构，生活区、公干场所、琴房、书屋、学堂、花园、小桥流水”，样样齐全。内地杂货商团来了，马戏团来了，本地商社、客栈开张了，算卦的来了，讨吃的来了，小偷小摸也来了。加上奉朝廷之命安置的数千山南灾民，库日也草原开始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复杂多元的近代复合型社会。

三

《大草地》的叙事虚实相间，既有严格的写实描绘，也有充满魔幻、荒诞色彩的超现实书写。真与假、实在与虚幻、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不断在叙事场域中相互激荡，形成了巨大张力，而其根源则在蒙古族文化传统。敖包祭祀、“替命”“招魂”、剪马鬃“留福祉”、女性嫁给鞭子的“指物婚”等民俗事象，本就是千百年来蒙古族的“生活文化形态”。而来自草原地底下的“白发老翁”、在无人戈壁滩捡牛粪的弓腰驼背老太婆、雾霭屡景中洪水般涌来的千军万马、陶古坦王爷间歇性的精神错乱，以及那条不断攻击、骚扰哈钦夫的长尾巴大黄狗等等，都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屡见不鲜，且被大众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这些浪漫或怪异的情节、细节，不只增加了《大草地》的叙事灵动，不只给作品营造了颇具神秘色彩的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写实摹画难以承载的象征意蕴，或者形成了一个个极具哲学意味的隐喻。这些叙事不是遮蔽了存在，而是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重新引回存在本身，并为整部小说“开启一个世界”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故事层面上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剧变。陶古坦王爷“为积德起见”，学朝廷废止了奴隶制，苏妮娅及其养母成了自由民；朝廷改变蒙地“封禁政策”，下令“拿出一块地开垦种地”，游牧与农耕的纷争随之而起；王姓“公主”开始改造王府的生活习惯，王爷由喝奶茶转而喝红茶，吃包子要蘸酱油醋、辣椒沫和香油，且上了瘾，一顿不能没有；更显见的是血脉交融——陶古坦王爷和王姓格格生下了小王子赤那斤，蒙汉混血的新一代诞生。

草原人不只是被动应变，更在积极思考。心怀憧憬的年轻人在反复琢磨：“是外面的世界和我们不同呢，还是我们不同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出草原，接触外面的世界：哈钦夫“替命”大难不死，在山南农区遇上了阿拉伯驼商队，不得不为商队牵骆驼，用劳动偿还他们的救命之恩，不但学会了用商业交换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懂得了人类原来有“游牧、农耕、半牧半商或完全工商等好多种生活模式”。哈钦夫的恋人苏妮娅虽然不识蒙古族文字，但在大商铺初识汉文，给胡安·皮萨罗留了张便条，便启程前往山南农地寻找心上人。小王子赤那斤进京上学堂后，竟对继承王位不感兴趣了，反倒要求出国留学。哈钦夫在去伊斯坦布尔的途中遇见一位法国留学生，初次听到“人类正处在严重不合理状态下”的惊世高论，在天津港他又遇见法国人称之为“同志”的人，他带给库日也草原的惊天大消息竟是“江山要易主”，改朝换代！

库日也草原的冰雪大地下正在酝酿翻天覆地的动能。“一个巨人正在迈着‘咚咚的脚步’向北走来”，人们剪掉了后脑勺上的长辫子，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那位“同志”却说“民国可能是个假象”。走过半个地球的哈钦夫，终于认识到应该从改变“草原人的生存模式”开始。他的“校堂办起来了”，要“把人类的知识传授给草原上的孩子们”“把角落里的人转化成世界上的人”；他的农作物试种初见成效，相信“提升生存模式的努力也将开花结果”。他成熟了，知道如何同叶尔马克掰手腕了。与此同时，陶古坦王爷最近“老做地动山摇”的梦，局势让他忧心忡忡。他在想，天下“最厉害、最牛气的”天朝“为什么老也打不过总被看不起的那些异邦他国”，还要让自己拿出八千万两银子赔款呢？时不时犯病的陶古坦王爷，现在显得无比清醒，他开始修编《厄亦目家族史略》，要留下家族、民族传承的史志，这是他家国情怀的一部分。他也看穿了“漠北老盟主要投靠尼古拉二世”，叶尔克夫在搞所谓“符号推销计划”，伊其奴正在准备来一场鱼死网破大决斗的真相。于是他站在焚烧叶尔克夫所谓“共投选票”的火堆旁，大声说：“永远不能背离的，就是母亲，就是祖国！”哈钦夫收到朋友来信，信中朋友要他“为一个伟大的目标服务”，建设“更美好的事业”，库日也草原的黎明即将到来。

四

至此，《大草地》围绕蒙古族社会转型而展开的叙事已然清晰。《大草地》是特·官布扎布继其译作《〈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长篇历史散文《蒙古背影：萨冈彻辰传》和《人类笔记》之后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有理由视之为他关于民族命运、民族历史长期思考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他说：《人类笔记》“使我走出了原来那个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使我能从更根本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确，《大草地》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状物，处处闪烁着深度思考的火花。胡安·皮萨罗抱着传播“福音”的目的来到东方古国，草原蒙古族人的“天真、善良、淳朴，简单而又直率”的民族性格，进一步激发起他的人文主义情怀，他认为蒙古族人的生命平等观是“未被人为因素污染的哲学原点”。接着他又思索蒙古族人的人性品格、传统生存模式的优长劣短，并发问：在这个“恶欲横流”的时代漩涡中，他们能够应对“争斗的复杂性、诡异性吗？”哈钦夫乃至神经错乱中一再为“座椅”是否牢靠而忧心的陶古坦王爷，都在思索“如果无力改变世界，是不是应该学会适应呢？”这同样也是蒙古族走上现代化征程的思想“原点”。

我们毋须比对历史，去寻找小说人物和故事的原型。作者为作品设定的任务不是复述一段往事，而是将蒙古族的现代转型置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格局中加以审视，从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去思考“权力与自由意志”的“刻度与边界”。作者“并非呈现一个对象，而是开启一个世界”。

从蒙古族小说史的视角观之，找出一部与《大草地》故事相似、表达相近、可比性较高的长篇小说，似乎不易。因为，《大草地》并不旨在描述事实、传递信息，而是“开启一个使事物得以显现的场域”，借此场域将作者的历史认知和哲学思考“诗意地”表现出来，在人类文明的大语境中呈现“游牧文明的沉浮重生”。这或许是《大草地》在蒙古族小说史上独树一帜的价值所在。

让更多好作品『被看见』

◎周慧虹

以古籍修复为故事主线的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上线不到一个月便收获近2000万次观看。一个需要耐心理解的题材，在以快节奏、强情节见长的微短剧赛道中，找到了远超预期的观众。这一案例被收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新大众文艺：直播、短剧与网文的文化新消费图景》报告，也引出值得深思的追问：在算法参与分发的环境中，作品与愿意观看它的人，究竟是如何相遇的？

不得不说，当前，大众文艺欣赏正在从“低频奔赴”走向“高频陪伴”。过去走进剧场观看演出，往往要配合场馆与时间安排，一次现场体验称得上郑重其事；如今直播大幅降低了参与门槛，观众得以更频繁地接触演出、非遗与专业才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仿唐乐舞直播中，观众通过弹幕投票选择曲目，投票结果进入节目编排，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次互动；“00后”古琴主播武怀琛在演奏之余讲解琴曲典故，即时回应观众疑问；江苏省歌剧舞剧院把团播排进每天日程，开播首月粉丝量便突破13万。演出从偶然的奔赴变为日常的陪伴，文艺欣赏的节奏与形态随之悄然改变，直播间也正成为多元文化供给汇聚的平台。

这种相遇离不开算法推荐。推荐系统学习用户观看、评论、收藏、分享等行为，预测内容价值，将作品推给可能喜欢它的人。评论被用来观察内容的讨论价值，收藏帮助识别值得回访的内容，分享则提供情感共鸣的线索。系统还会适当引入“不那么相似”的内容，尝试发现用户尚未表露的兴趣。从《重回永乐大典》的破圈便不难看出，算法并非只偏爱即时刺激。不过，也要看到，算法短板依然存在，比如，小众内容反馈样本较少，模型能够学习的信息有限；同质化竞争、片面追逐流量等隐忧未除。算法擅长捕捉显性偏好，却难以识别需要时间沉淀的价值，更无法独自完成对作品文化意义的判断。

好作品应当“被看见”，这需要创作者、受众共同作答。新大众文艺生产中，快速反馈、需求响应已成鲜明特点，受众的每次反馈都在参与作品创作。不少创作者把算法背后的用户选择视为亿万网民的“投票”，虚心接受审视与批评；有的短视频团队把课文改编成真人短片，得知作品被教师带进课堂当作课件，更添一份责任感。受众线上线下种种反馈一旦与创作者结合，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更易形成事半功倍的改善效果。何况，受众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评价、讨论与传播，也在以真实选择“训练”算法，推动推荐系统为更多元的内容敞开通道。可见，受众积极反馈，从业者把反馈及时转化为改进动能，正是补足算法短板、抵达算法无法企及之处的有效路径。

受众参与之外，平台机制同样不可或缺。优质内容独立分发通道、长尾兴趣模型等机制，正在为小众多元内容增加展示机会。一些专业院团开始引入运营团队，由院团把握艺术品质，运营团队承担流量运营与观众分析，让专业与流量各展所长。再辅以内容审核、版权保护、行业自律与多方共治，好作品的分发环境将更为清朗。

算法不能代替人判断文化价值，却正在参与文化机会的提供与分配。优化算法、善用反馈，让承载真情与匠心的作品抵达真正需要它的受众，让每一次点击、收藏与评论都成为推动创作的力量。当普通人的见解能够穿透时间、成为时代记忆，更多好作品也将在“被看见”中，为文化繁荣赋予生动注解。

掌声与沉思：从“五好”说开去

——评原创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

◎张媚 李树榕

“好看、好听、好玩儿”，是一部舞台剧吸引观众最直接的“法宝”。通辽市科尔沁区乌兰牧骑原创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经过持续打磨，于2026年开启全国巡演，深受观众喜爱，首先得益于这“三好”。但舞台艺术的感染力并不止于一时的观演愉悦。一部作品能否留下更持久的回响，还在于它能否从审美感受进一步触及真实生活，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彩云飘落的地方》值得回味之处，正在于“三好”之外还有“好意”和“好心”：前者关乎艺术表达是否“有意味”，后者关乎作品是否真正关切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将走向怎样的未来。

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城市姑娘，一位草原青年，两个家庭，因为一次相遇彼此走近。彩云从城市走向科尔沁草原，与宝迪相识相知，上一代结下的情谊也由此被重新唤起。马鞍制作、刺绣、那达慕和富有地域色彩的歌舞，随着人物的劳动、交往和情感自然进入故事，“知恩、感恩、报恩”的传统伦理也贯穿其间，共同编织出一个闪烁着温暖现实主义光彩的舞台世界。

好看，让两种生活彼此照见

《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好看”，不只在舞蹈、服饰和舞美，更来自舞台空间的组织。开幕伊始，灰色楼宇、办公桌椅与蓝天、草地同时出现在舞台两侧：一边是报表、加班的催促和“马上，马上……”的回应，另一边是“吃完饭一块去看摔跤”的轻松。灯光在两个空间之间转换，城市夜景与草原月色随之更替，两种生活也在同一舞台上彼此照见。

这种比较并不是简单判定城市与草原孰优孰劣，而是让两种生活节奏形成对照：一边被任务和时间不断催促，一边则呈现出更为舒展的交往与竞技。作品捕捉到的，是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过的感受：生活越来越便利，为什么仍会疲惫？人需要劳动和事业，也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后来出现的高铁，使原本并置的两个空间开始发生联系。现代交通缩短了地理距离，而从“到得了”到真正理解一种生活，还需要人的相识、相处与相知。作品的“好看”，也因此不只在视觉愉悦，更在于把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转化为可见的舞台关系。

好听，让声音进入故事

《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好听”，并不只在于旋律悦耳。歌声、对白、地方声腔，甚至三只大鹅“嘎、嘎、嘎”的叫声，都被纳入舞台声音的组织之中。

城市段落里，报表、加班、升职加薪等办公室话语被直接带进唱词。“升职加薪是老板画的大饼”“996是他口中的福报”，未必追求歌词语言的典雅，却一下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父母一辈的表达带着二人转明快、诙谐的气息，家长里短和催婚斗嘴因此多了几分烟火气；到了草原一侧，科尔沁民歌等地域歌舞又把声音拉向更开阔、舒展的生活空间。这些地方声腔不是被单独摆出来展示，而是随着人物和情境自然进入剧情。

三只大鹅的“嘎、嘎、嘎”更有意味，它并不悦耳，却在催婚情境中形成“七嘴八舌”的声响效果。歌声写人物，生活语言写处境，鹅叫也能写关系。声音真正进入故事，“好听”也就有了超出听觉愉悦的意味。

好玩，笑声为什么会发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不少家庭仍是件大事。第一个相亲对象不合适，第二个、第三个接着出现；母亲越着急，彩云越躲闪，三只大鹅还在一旁“嘎、嘎、嘎”地添乱。人物的窘迫、亲人的热心与鹅的“七嘴八舌”叠加在一起，催婚这个原本令人烦恼的话题被处理成了轻喜剧。

母亲盼女儿早日成家，彩云却不愿接受安排；两代人都在期待幸福，却未必用同一种方式理解幸福。作品没有用尖锐的讽刺处理这种矛盾，而是借夸张、调侃和三只大鹅的“七嘴八舌”，把生活中的摩擦化成了笑声。

这些情境让人发笑，也因为它们并不陌生。城市一边，相亲碰壁、母女较劲；草原一边，摔跤、斗嘴和彼此较量不断进入人物交往。也正因为这些笑声有现实生活的根，《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好玩”，才没有停留在逗乐。

好意，红火热闹之外，要“有意味”

《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让轻松明亮的舞台表达停留在红火热闹本身。城市里的加班与疲惫，家庭里的催婚与争执，年轻人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都进入了舞台。这样的对照并不宜简单理解为城市与草原的孰优孰劣。作品也没有把母亲的催婚归结为落后的观念，更没有把人物的选择化成一道非此即彼的是非题。人物各有自己的处境，也各有自己的理由。

正因为没有把复杂的生活简化成简单的是非判断，作品的态度反而更加明确：它不急于替人物作出裁决，而是尊重每个人真实的处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歌舞可以轻快，爱情可以浪漫，结局可以温暖，但人物仍会疲惫、烦恼，也要面对自己的选择。正是这些没有被抹平的生活纹理，使舞台上的明亮有了可信的根基。

好心，从爱情圆满追问生活的明天

故事最后，宝迪和彩云走到了一起。红色礼服、喜庆歌舞、双方家庭的祝福，“石榴籽”的意象也在歌声中出现。两个家庭因为年轻人的爱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结局明亮而温暖。

但“好心”如果只到这里，还不够。爱情可以在婚礼上获得圆满，生活却从婚礼以后真正开始。彩云和宝迪以后在哪里生活？怎样工作？如何照料双方父母？将来的孩子怎样成长？这些问题不需要一部歌舞剧逐一回答，却使人物的“明天”成为作品留给观众的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好意”在于作品看见了人物今天的疲惫、矛盾与选择，那么“好心”则在于，它让观众在婚礼落幕之后仍愿意继续关心人物的明天：爱情怎样进入日常，一时的幸福怎样成为可以延续的生活。

再回望故事的来路，上一代结下的情谊，在彩云和宝迪这一代得到延续；两个原本属于不同生活空间的家庭，也因年轻人的相知相爱逐渐走近。结尾处“石榴籽”的意象，并非孤立的主题符号，而是对前面人物关系的一次汇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这样的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和共同生活中获得了具体意义。

舞台上的“五好”于是有了第二层意味。“好看、好听、好玩、好意、好心”，最初是在说一部作品怎样打动观众；当目光从舞台转向人物今后的生活，“好”又落到了一个家庭怎样建立、怎样延续的问题上。一个好的家庭，不仅需要爱情，也需要责任、体谅与共同承担，还需要两个家庭彼此理解、彼此尊重。

舞台上的“彩云”终于飘落，舞台之外，普通人的日子仍在继续。《彩云飘落的地方》留给观众的，不仅是一次明亮热闹的观演记忆，更让人想到：美好怎样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一点被创造出来。爱情的圆满要经受日常的考验，人与人的情谊也要在责任与共同承担中继续生长。舞台上的“五好”，也由此走进了生活。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